

SIWANGRILI

# 死亡日历

● 林 斌 著



QUNZHONGCHUBANSHE ● 群众出版社

I247-7/90

83123

# 死亡日历

●林斌 著



群众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死亡日历

林斌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6千字 插页2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0775-4/I·236 定价：4.20元

印数：0001-5000册

## 内 容 提 要

这个小说集，是作者将近几年发表的作品加以筛选，而后辑成的。

小说集共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写公安人员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这一部分虽然写的也是侦察破案，教育改造罪犯，罪犯亲属对公安人员进行报复，但不落俗套，给人以清新之感。一部分是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其中虽涉及到第三者插足，但不乏耐人寻味的新意。而另一部分则是写历史题材的。既反映了左倾路线的危害，又反映了一个人由于历史形成的固有观念，是多么不易改变。三部分相比较，其中写历史的部分，尤其写名门世家沈葆楨的后代子孙、战犯沈覲康的《朱门风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故事》一篇，比写现实的部分要好，既深厚又有力度，是不可多得之作。

目  
录

DM65/31

死亡日历	( 1 )
佛 骨	( 43 )
女友失踪事件	( 93 )
秋 之 声	( 110 )
有风吹过	( 126 )
桃色事件	( 137 )
晓 梦	( 145 )
相逢何必曾相识	( 161 )
残 碑	( 173 )
朱门风景：一个人或几个人 的故事	( 213 )

# 死亡日历

---

请别以为，我的旨趣是揭露一件秘密，或者是写一部小说。

——爱伦·坡《莫尔格街的谋杀案》

“这案子就交给你了！”块头硕大颇有日本相扑运动员英姿的刑警队长对司马琳说。队长用肥厚的手掌拍了拍司马琳的肩膀，“祝你走运！”脸上一副冷面木偶的表情。说完，便转身离去。

现在，司马琳方才后悔清晨没有理会妻子的劝告是个错误。假如遵从妻子的劝告在床上多躺一会，假如公园里那个天天和自己相遇的打太极拳的老头今天早起了一会，假如自己昨天跑步时不慎歪了脚脖子，甚至……假如今早上一条降雨云带刚好飘临本市……司马琳想，倘若那样，他就不会碰上这件事了。可惜，客观存在排斥一切假如。司马琳深知“假如”是

个极为虚无的东西，而尊重事实，才是一个侦探思维和行动的准则。尽管如此，司马琳还是想——只要任何一个“假如”成立的话，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就绝不会是他，而这桩案子也就绝不会摊到自己头上。

司马琳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他所在的单位，可谓藏龙卧虎之地。但凡属于刑事范围的几大类案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专门的破案高手。百十号人，精英荟萃。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遇什么阵势打什么牌。但是，即便一只掌上的指头也不可能一样长短，如果说刑警大队一千人等中也有那么几个“万金油”的话，则当推司马琳第一。他是组建刑警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若干年下来，既无煊赫战绩，也无明显失误，与谁都能组成一对不错的搭档。他是个天生当“华生”的角色。

把这桩案子交给我，司马琳想，大概就因为我是发现现场的第一个人吧？作为报案人的司马琳，一小时前还没想到，自己会被派定为查明此案的负责人。

## 二

今天早晨准5点，司马琳从梦中猛然醒来。司马琳每天准这个时刻醒来，生物钟一贯精确，在这方面堪称有特异功能。他瞥了一眼嘴角挂着一丝甜笑、还在梦乡中徜徉的妻子，轻轻翻身下床。他蹑手蹑脚不想惊醒妻子，偏偏在穿鞋时一撅屁股撞翻了床头柜上的一只茶杯。妻子在“咣当”声中惊醒，迷迷糊糊嘟哝了一句什么，睁开惺忪的睡眼，一只胳膊搭在蹲在床前的丈夫身上。

“再躺一会嘛……”妻子娇慵地说道。俊美的脸上漾出

几分酡红。

司马琳犹豫了一下，还是默默系紧了运动鞋的鞋带。司马琳一年四季除了狂风暴雨气候实在恶劣之外，即便下着濛濛小雨，也严格恪守着每天晨起跑步锻炼的习惯。

司马琳顺着朝阳路慢慢跑着。跑至朝阳路尽头，街灯灭了。他绕过十字路口的街心花园，折向西边的温泉路。这一带是宾馆区，饭店大厦巍峨林立。司马琳边跑边看着那些傻呵呵静寂矗立着的高大建筑物，不禁为自己浑身充满活力而得意起来。

司马琳看了看表，5点27分。大道上只有几辆“的士”载着赶火车的旅客偶尔从他身边飞速驶过。司马琳越跑越轻松，往东一拐，踏上了沿江路。往前再跑上几百米，就到了由绿化带组成的江滨公园。司马琳踢蹬着腿，顺着花木篱墙间的小径踟蹰。他望了望前边那座古色古香的凉亭，没看见那个天天准时在这儿打太极拳的老头。那个慈眉善眼的老头是每天最早到这儿来的人，和司马琳天天碰面。长久下来熟了，每天都彼此打个招呼问个好。司马琳踏进亭子，四处瞅了一圈，朦胧中看见前边不远处扶桑花树旁的石椅上有个倚着椅背耷拉脑袋的大影。司马琳想，这老头儿今天起得真早，这会儿就练完拳休息开了。

司马琳慢悠悠踱了过去。猛地发觉弄错了人。石椅上倚靠着的是位姑娘。

姑娘微阖着眼，看样子好象睡着了。一种职业的敏感使司马琳的心紧缩了一下，他一步跨近，探了探姑娘的鼻息。

这姑娘已经死了！

司马琳愣了足足有十秒钟。此刻天色已经微明，漫天漾出



的霞光渐渐由浅红变成殷红，花木草叶间挂着的露珠在霞光的辉映下熠熠生光。他端详了一下死者的面容。姑娘的五官十分匀称，小巧玲珑，黛眉细弯，肌肤腴腻。只是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显得毫无生气，形同蜡像。司马琳嗅到了一股来自姑娘身上的清冷的幽香，心底不禁涌起了一阵对姑娘的哀怜。为什么偏偏在太阳刚要升起的时候，凋谢了一个如花年龄的姑娘？

那个打太极拳的老头儿颠着碎步小跑而来，冲司马琳哈腰点了下头。

“你好，早啊！”

“早……可，可并不好。”司马琳说，“劳驾您老到附近电话亭挂个电话，拨110，就说市公安局的司马在这儿等着。”

“你，你说什么……”老头大概有点耳背。

“发现个死人。我在这守着，你快去报警，拨110！”老头慌忙颠着碎步剧喘而去。

### 三

红日象一枚象征着白昼的徽章，嵌上了蔚蓝色的天空。司马琳拉开墨绿色的窗帘，推开窗户，阳光顿时挟着都市的嚣声泄了进来。他踱了几步，在办公桌前坐下，目光停落在桌上那份现场勘查的报告上。

这份由刑侦技术员草拟的报告十分简约，但司马琳还是逐字逐句看了两遍。

现场过于简单了。他见过不少血肉横飞的凶杀现场，从中得出一条规律——罪犯愈是凶残和肆无忌惮，遗留下可资追寻的线索就愈多。

现在，摆在司马琳面前的情况却是——

根据尸表颜色可初步断定死者系毒物致死；死者衣着整洁，未发现遭受强奸凌辱和搏斗的痕迹；尸表上亦未发现针孔之类的注射斑痕，结合死者口腔内的异味分析，可推断系服毒死亡。死者身上除一串钥匙、一条丝绸手绢、一叠香水手纸外，无任何证件或表明身份的物品。姓名身份不详。现场遗留物有一个易拉式啤酒罐，上有清皙指纹数枚。

根据这些是弄不出什么名堂的。司马琳想。现在首先必须搞清楚死者的身份、确切的死亡时间以及系何种毒物致死。唯有那个啤酒罐上的指纹，可能还有些价值。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那是高跟鞋敲打在木质地面上的声音。来人是前不久从警官大学毕业分配到刑警队的卢丽。

“警官先生，您的部下卢丽向您报到。”卢丽调皮地说道。她一扭胯，把月白色的小坤包往桌上一扔，径直在沙发上坐下。完全是一副《神探亨特》中女警官麦考尔的派头。

司马琳微微皱了皱眉头。这个卢丽，人长得高高挑挑，细皮嫩肉，有人曾戏谑地称她为“警花”。可你别被她那甜死人的靚模样蒙蔽了！分配到刑警队没几天，她就和一帮小刑警泡成了“哥儿们”。下了班便想过教师爷的瘾，逮谁教谁跳迪斯科；还公然宣称“哥儿们要玩跤尽管找我练”。司马琳听说卢丽在警官大学是个优等生，什么柔道击剑散打样样有鼻子有眼；据说有几回“比试比试”还着实让几个柔道黑带选手趴了嘴啃泥。但司马琳还是觉得卢丽该去当演员而不该当刑警。

“您怎么不说话？”卢丽似乎看出了司马琳的心思。  
“队长让我给您当助手，您不满意？”

“不。欢迎你，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不过，请你记住了，我不是亨特，你也不是迪迪。你别抱太大的指望，这案子很平常。”

司马琳在“平常”这两个字眼上加重了语气。

“这是什么意思？”

司马琳微微一笑，“太平常了，平常得就象近乎于静止的江面。”他玩了个小小的花招，看卢丽一副煞有介事认真聆听的神态，才继续说道，“而几乎静止的水流下面往往深不可测。”

卢丽的眼中露出兴奋的光彩，“深不可测最适宜游泳好手！这是您的预感？”

“不，经验。”司马琳也煞有介事。

“我们怎么开始？”

“按照惯例程序，先查明死者身份。一会儿你到技术处去取翻印的死者照片，然后我们到各分局去，请全市派出所帮助查找死者。还有，你顺便把解剖化验报告和现场遗留物的鉴定一块拿回来。”

“一个千篇一律的开始。”卢丽说。

“不但千篇一律，而且还索然无味，是吗？”司马琳慢悠悠地说。他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些。

卢丽已扭胯走出了办公室。

十几分钟后，卢丽取来了解剖化验报告和那个啤酒罐上的指纹鉴定。

“照片呢？死者的照片呢？没冲印好？”

“冲好了，我没拿。”卢丽说，“死者身份不用搞什么群众辨认了，我认识。”

“你认识？”司马琳十分惊讶。

卢丽点点头，“死者是星星歌舞轻音乐队的歌手，名叫乔小燕。星星乐队常在‘紫罗兰’舞厅演唱伴奏，我去过那儿几次，听过她的歌。”

“你没认错？”

“绝对不会错。”

这也太轻而易举了。司马琳心里不免有些扫兴。

卢丽拿着解剖报告念道：“死者女性，年约二十二三岁……”

“说重要的吧。”司马琳有点烦。

卢丽将解剖报告扔在一边，说道：“死者血型A。胃内容物化验表明，乔小燕是服用了超剂量的苯巴比妥中毒死亡。这种安眠药市面上很容易买到……”

“死亡时间？”

“初步推断为昨夜12点至今天凌晨2点之间。现场上那个啤酒罐内的啤酒是用来送服药物的。啤酒罐上的指纹除乔小燕自己的之外，还有三枚指印，分别是拇指、食指、中指。经电脑索检比对，此人没有前科。”

“没有前科可就麻烦了。不过，这还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说着，卢丽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长条状的玻璃试片，  
“请您捺下右手拇指、食指、中指的指印。”

“……这，这是干什么？”

“现场是您发现的？”

“是。”

“您很可能无意间拿过那个啤酒罐，我要验证一下。”

“我拿过？……”司马琳连忙回忆清晨时的情景。  
卢丽早已麻利地捺下司马琳的指印，奔技术处去了。

#### 四

果然不出卢丽所料，啤酒罐上的指纹确系司马琳留下的。

看着司马琳的一脸苦相，卢丽倒有些于心不忍了，说：

“算了算了，司马，别为这事坏了情绪。”

“情绪？我哪还有什么情绪！不是我讲唯心，这案子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妙。你去问问，我司马什么时候有犯过糊涂？！发现现场的是我，侦查这案子又派了我，这会儿我竟差点成了嫌疑犯了。”

司马琳啼笑皆非的神态把卢丽逗得差点儿笑出了声。她用手掩住嘴，说：“看来您不仅经验丰富，直觉也很灵验，对不对？”

司马琳叹了一口气：“根据目前掌握的这些情况，连自杀还是他杀都搞不清楚。咱们这回怕是要栽了！”

卢丽的神态瞬间庄重了起来。她知道最令刑警们头痛的就是服毒致死的案件，因为这类案子不象外创致死的案件那么简单，自杀和他杀的可能性是平等的。它只能从死者生前的生活轨迹及其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关系中去寻找线索，并加以科学慎密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答案。差之毫厘，势必失之千里。

“下一步怎么办？”卢丽问道。

“到星星乐队去，先摸摸死者的情况。”

三轮摩托风驰电掣，坐在边斗里的司马琳被颠得心惊肉跳，忙嚷：“哎哎，慢点慢点，别表演惊险车技了。”卢丽

冲司马琳嫣然一笑，把油门拧得更大了。摩托车接连超过几辆“皇冠”、“桑塔那”，屁股后边撒下一串潇洒的蓝烟。

司马琳无可奈何。摩托车倏地拐进一条小巷，车闸凄厉尖啸了一声，停下了。

这是一幢既不象民居又不象单位办公楼的两层楼建筑物。脱了漆的斑驳木门半开着。司马琳刚把头探进去，便立即遭到一个胖子的不耐烦的喝叱。

“去去！上午演员不上班。要找晚上上舞厅找去。”近来，星星歌舞轻音乐队名噪全城，歌迷们每每在演员退场后蜂拥而上，要求签名，请求合影。显然，胖子把来人当成了“追踪”而来的热心观众。

司马琳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掏出橄榄色的“派司”：“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事想找你们领导谈谈。”

胖子把司马琳的证件挡了回去，陪笑说：“不用看，不用看。嗨，你看我……把你们当成……真不好意思。”

卢丽扫视了一遍堆放在屋子四周的谱架、锣鼓之类的杂物，问道：“就你一人？你们领导在吗？”

“我就是、我就是。鄙姓唐，荒唐的唐，是乐队的经理。”胖子说话啰嗦，却充满恭敬。他拉过两张折叠椅，请司马琳和卢丽坐下。又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敬了一支给司马琳。司马琳将烟挡了回去，摸出自己的“武夷”。

司马琳说：“唐经理，我们是想……”

唐经理急忙截断司马琳的话，“我知道我知道。”他抢上前为司马琳掀着了打火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我这当领导的有责任，有责任……最近某些演员在歌舞厅的表演的确……这个，这个有点过火，服装嘛也的确露得多了点，

多了点，引起了观众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这个口哨呵尖叫呵起哄呵……”唐经理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沉重严峻地说着。

卢丽耸了耸玲珑的小鼻子，忍不住打断胖子的话：“你们乐队有个乔小燕吗？”

胖子一愣，“有啊。”他不解地问道：“她怎么了？她的演唱作风一贯比较正派，这我敢担保。”

“她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死了？”唐经理脑筋一下拐不过弯来，“别，别开玩笑。”

司马琳缓缓地说：“唐经理，你先别紧张。乔小燕真的死了。”

“这，这，这不可能，昨晚她还登台演唱，好好的嘛。”

卢丽掏出本子记下了唐经理的话。

司马琳沉吟了一会，问道：“你们的演出时间是……”

“8点。”唐经理快嘴快舌答道。他意识到这不是开玩笑。“‘紫罗兰’歌舞厅的营业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11点。我们乐队一般在8点开始演奏演唱，到10点左右结束。最后一小时是播放迪斯科音乐，让舞客自个儿跳。”

“这么说，乔小燕是10点左右离开舞厅的了？”

“差不多，准确的时间我不敢说，但肯定是10点左右。因为压台的最后一首歌是她唱的。”

卢丽问道：“昨天晚上她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异常表现？没有！”唐经理晃了晃大脑袋，“昨天晚上她唱得挺好，最后一支歌她完全进入了角色，乐感把握得不

错，唱得很动情。听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掌声响了好一阵子。”

“她唱的是什么歌？”

“台湾歌曲，叫《拼图游戏》。”

卢丽想了想，点点头。又问道：“她是你们的台柱吧？”

“对对。去年市里举办通俗歌手电视大奖赛，她得了第一名。”

司马琳默不作声，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站起身来，问道：“乔小燕的家住哪儿？”

“东湖新村。”

“能劳驾你领我们去吗？”

“可以。不过，不过我也没去过她家。”

“门牌号你知道吗？”

“好象是45座205号。对了，是205。她的房子是去年买的。她曾开玩笑说买了间‘二百五’的房子咧。”

……

出了那扇斑驳的木门，司马琳问卢丽：“那首《拼图游戏》怎么唱？”他知道卢丽是个歌迷，准会唱。

卢丽瞪着水水的大眼睛看他，“您不是对这不感兴趣吗？”

“凡是和死者有关的我都感兴趣。我想知道这歌曲的情调。”

“好吧。”卢丽轻轻哼了一段——

那些让你伤心的话，

都不是真的，



只是不愿在你面前哭泣。

我就象个顽皮的孩子，

故意弄坏了这场游戏。

……

我和你玩着这场拼图游戏，

太爱你使我害怕离别的结局……

卢丽唱完了，问道：“怎么样，你听出什么了？”

“整个曲调很忧郁，歌词也很伤感。也许，乔小燕死前预感到一点什么。”司马琳说。

## 五

茹依娜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她一摸身边的被窝，空的！

“胆小鬼！”茹依娜心里笑骂了一大早就张惶而去的男友一句。

茹依娜在席梦思床上打了个滚，仍不想起床。她百无聊赖地环眼四顾，打量着这间布置典雅的居室。

这套两间一厅的单元房，是她的好友乔小燕的。

茹依娜是星星乐队的爵士鼓手，与乔小燕是同事。她俩相处得很好，如同姊妹。用茹依娜的话说，是心换心的“姐们儿”。茹依娜身高一米七五，长得也很漂亮。她性格豪爽，口无遮拦，有时甚至有点放浪形骸，是属于“女中丈夫”一类的现代型女性。这与娇小玲珑、性格温柔的乔小燕那种古典型，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在一块，可谓相得益彰。性格、气质上的反差并由此而相应形成的相互弥补，是她与乔小燕成为好朋友的因素之一。但这不是最重要的。